

衡量文化产业发展质量和水平,最重要的不是看经济效益,而是看能不能提供更多既能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又能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文化产品。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2020年9月22日)

看传统技艺·听融合故事 ⑪

鄂伦春族
赞达仁



演唱鄂伦春族赞达仁《高高的兴安岭》。本报记者 李新军 摄

声声赞达仁 悠悠山林情

□本报记者 及庆玲

薪火守初心

鄂伦春族无论男女老少都能歌善舞,他们常常将诗歌、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如今,鄂伦春族儿女以热爱为炬、以坚守为责,让古老的山林歌声跨越岁月、生生不息。非物质文化遗产鄂伦春族赞达仁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金脉,自幼浸润在鄂伦春族赞达仁的歌舞中,17岁加入鄂伦春自治旗乌兰牧骑,成为鄂伦春自治旗第一代文艺骨干。期间,她扎根基层、深耕文艺一线,把原汁原味的鄂伦春族赞达仁送到大家身边。1964年,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用鄂伦春语为国家领导人献唱歌曲《站在兴安岭上唱歌》,让鄂伦春族赞达仁走向全国。

“如果想把鄂伦春族赞达仁传承下去,靠一个人是不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鄂伦春族

达仁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延楚林,深知非遗传承的紧迫性与使命感,多年来,她深耕传统鄂伦春族民歌的搜集、整理工作,2009年录制出版个人演唱专辑《我爱祖国大兴安岭》,为传统鄂伦春族赞达仁的规范化留存筑牢根基。

新生代传承人关颖,成长于“赞达仁之乡”古里乡。姥姥是她的鄂伦春族赞达仁启蒙“老师”。上大学后,专业的音乐学习让她的演唱兼具传统底蕴与现代审美。2014年,她以E调全新演绎鄂伦春族赞达仁《姐夫打鱼》,收获业内认可,让鄂伦春族赞达仁更好地适配新时代审美。

从山林间的即兴传唱,到国家级非遗的重磅亮相;从口耳相传的民间小调,到规范创新的时代金曲,鄂伦春族赞达仁在一代代传承人的坚守与创新中,挣脱岁月桎梏、焕发全新生机。



唱起鄂伦春族赞达仁。

阿文庆 摄

合力护文脉

为守护好鄂伦春族赞达仁这一国家级非遗瑰宝,鄂伦春自治旗立足本土文化禀赋,严格秉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非遗工作方针,构建起政府扶持、场馆赋能、师徒传承、创新传播、人才培养的全方位保护体系,让古老山歌唱响当下、传播久远。

鄂伦春自治旗人民政府持续加大非遗保护,组织艺人走访山野、深挖民间遗存曲目,系统梳理、规范修复传统赞达仁曲调与歌词,解决传统鄂伦春族赞达仁零散、失传的困境;积极开展公益展演与学术研究,为非遗保护工作筑牢根基。完善传承人梯队建设,形成老中青梯次接续的传承格局,常态化开展传承人认定、扶持、培训工作,激活传承内生动力。构建“师徒+校园+社会+线上”多元传承模式,鄂伦春自治旗文化馆举办鄂伦春族赞达仁公益培训班、非遗进校园等活动,邀请传承人授课,培育青少年传承群体;依托鄂伦春自治旗文

化馆,通过静态图文展示、动态曲目演绎、互动体验等多元形式,让大众沉浸式感受鄂伦春族赞达仁魅力。2026年借助第36届鄂伦春族篝火节重要契机,举办《中国乡音》鄂伦春赛区赛事,有效拓宽鄂伦春族赞达仁传播渠道、激发群众传唱热情,充分调动全旗各族群众参与非遗传承的积极性,持续推动鄂伦春族赞达仁活态传承与创新发展。同时,依托乡镇非遗展厅、基层文化站,下沉传承阵地,让鄂伦春族赞达仁传承扎根乡村、贴近群众。

在传承与传播创新上,当地民间艺术团常态化开展公益展演、节庆演出,借助特色文旅活动,让赞达仁融入群众生活与文旅发展。推动非遗数字化保护,通过重新编曲、MV拍摄、专辑录制、线上展演等方式,盘活传统曲目,打破地域传播局限,让鄂伦春族赞达仁适配新媒体传播场景。

清风不息,歌声不绝。这片广袤的大地,将继续以歌为媒,让山林雅韵持续流淌。

巍巍兴安岭绵延千里,裹挟着跨越悠长岁月的歌声,这歌声镌刻着鄂伦春族独有的记忆。

鄂伦春族世代逐山林而居、伴狩猎而生,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繁衍生息。因本民族无专属文字,鄂伦春族的历史沿革、生活百态与家国情怀,皆依托口头文学、民间歌谣代代相传,而鄂伦春族赞达仁(鄂伦春族民歌)便是其最鲜活、最动人的载体。

2008年,鄂伦春族赞达仁(鄂伦春族民歌)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山林育歌韵

鄂伦春族赞达仁是自然馈赠与人文积淀交融的艺术结晶。

鄂伦春族是典型的森林民族,世世代代游猎于大、小兴安岭一带,过去几乎所有的鄂伦春人都从事狩猎、采集和捕鱼生产。白天,他们穿梭山林狩猎,夜幕降临便围火相聚,以歌声寄情志、以传唱记岁月,在口耳相传间孕育出独具特色的民歌体系。

鄂伦春族赞达仁是狩猎民族在特定的生活环境中创造的一种独特的音乐艺术,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一般是即兴演唱,见什么唱什么,想什么唱什么。

经过长期发展,鄂伦春族赞达仁形成四大经典体裁,各有特色、各有功用。其中,核心体裁“赞达仁”即山歌,集山歌、颂歌、情歌、叙事歌于一体,题材涵盖劳动生活、婚姻爱情、时代变迁、家国情怀,代表作有《阿家亚》《根根帖诺诺》等,演唱时穿插“那依耶”“希那耶”等特色衬词,辨识度极高。“吕日格仁”为歌舞表演形式,兼具词曲演唱与无词律动、口号呐喊的特点,《斗熊舞》《罕拜舞》等经典曲目,生动展现出鄂伦春族人豪爽奔放的性格。“保佑钦”即摇篮曲,温柔婉转、情感真挚,既饱含长辈对晚辈的期许疼爱,也暗藏家国情怀与历史记忆,兼具人文价值与史料价值。

在艺术特质上,鄂伦春族赞达仁依托中国传统五声音阶构建调式,以羽、宫、徵调式为主,其中羽调式最具代表性,同时兼容偏音与多元古音阶,丰富了曲调层次。整体旋律以跳进、迂回波浪式行进为主,搭配倚音、颤音、三连音等技法,节奏自由灵动、张弛有度,字少腔长、高亢跌宕,兼具山野的辽阔奔放与游牧民族的粗犷豪迈,使人听起来宛如歌手在雄伟苍茫的林海间纵情歌唱。

让鄂伦春族赞达仁焕发全新活力

□风启

狩猎归来的欢歌、远行思念的吟唱、节庆团聚的曲调……鄂伦春族赞达仁,这一诞生于山林游猎生活的古老乐音,早已超越单纯的音乐范畴,在历史、精神、生态三个维度,沉淀出厚重而绵长的价值。

这些即兴之作、代代传唱的歌谣,串联起鄂伦春族的迁徙脉络、生产方式、风俗习惯,填补了文字记载的空白,成为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研究不可替代的活态资料。

歌声的内核,是人的情感与信仰,鄂伦春族赞达仁是民族精神与生命情怀的集中外化。歌中既有对山林万物的敬畏,也有对先辈的缅怀,更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古老的狩猎歌谣,到定居之后歌颂新生活的新民歌,旋律的底色始终未变,流淌着鄂伦春人热爱家园、乐观向善的精神血脉。

根植于山林的鄂伦春族赞达仁,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赞歌。在鄂伦春人的认知里,山林是家园,生灵是伙伴,取之于自然、敬之于自然的生态理念,通过歌声代代相传。鄂伦春族赞达仁时常模仿风声、鸟鸣、鹿啸等自然声响,旋律起伏贴合山林的气韵,字里行间满是对天地万物的尊重与眷恋。当下,倡导生态文明,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这份从远古走来的生态理念,愈发显现出独特的现实意义。

守护好这一缕山林清音,便是守护一段民族历史、一种精神信仰、一份文化多样性。在现有保护措施条件下,如何更好地让鄂伦春族赞达仁生生不息?

活态传承是非遗保护的核心要义。这其中,校园教育必不可少。青少年是文化传承的未来主体,让鄂伦春族赞达仁走进校园、融入日常,才能实现文脉代代相传。教育与文旅部门可深度联动,结合中小學生认知特点,编写浅显易懂的校本教材与学唱读本,将鄂伦春族赞达仁纳入课后服务、音乐课堂与校园社团活动。通过常态化课堂教唱、校园比赛、班级展演等形式,让青少年熟悉经典曲目、感知其音律之美。

坚持守正创新、适配时代审美。创新改编需坚守“守根为先”的底线,组建本土文化专家评审团队,对鄂伦春族赞达仁改编作品严格把关,杜绝歪曲唱腔、消解文化内涵的过度娱乐化创作。在保留核心旋律、原生韵味与精神内核的基础上,结合鹿哨、口弦等鄂伦春族乐器,搭配轻量化现代编曲,通过合唱、器乐伴奏、情景演绎等形式优化呈现效果。同时,推动鄂伦春族赞达仁与舞台剧、民俗展演、新时代文艺创作跨界融合,结合当代生活创作新赞达仁,让古老曲调贴合时代语境、贴合大众情感,实现传统艺术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坚守本源、与时俱进,方能

让鄂伦春族赞达仁在新时代焕发全新活力。

印记
YINJI

辣椒红处是吾乡

□王宗

母亲的菜园子里,每年都会有辣椒的一席之地。

立夏前,母亲会在院子里辟出一小块长方形,种上两行不同品种的辣椒。种辣椒几十年的母亲,并不知道此物是外来物种,更不了解辣椒在中国的传播颇富传奇色彩。

辣椒原产于美洲,1493年,哥伦布第二次前往美洲时,一位船医将辣椒带回了欧洲。

辣椒传入中国的时间,比这个节点还要晚上近100年。成书于万历十九年(1591年)的《遵生八笺》,是迄今为止关于辣椒最早的文献记载:“番椒丛生,白花,果俨似秃笔头,味辣色红,甚可观。”此书的作者高濂是杭州人,喜造园。可见,辣椒初登华夏,是以观赏作物出现的,并未入蔬菜和调味品之列。

关于辣椒最早用于食用的记载,是康熙六十年(1721年)的贵州《思州府志》载:“海椒,俗名辣火,土苗用于代盐”。

那辣椒在中国饮食中遍地开花到底起于何时?曹雨所著的《中国食辣史》给出了答案:“1900年至2000年,是辣椒在中国饮食中全面蔓延阶段,革命和移民赋予了辣椒新的、原生的、符号化的概念,使之在中国政治经济格局巨变的20世纪脱颖而出,成为中国饮食中的重要一部分。”

追溯辣椒在内蒙古的足迹,要从走西口说起。明末至民国初年,当晋陕移民沿着黄河的脉络艰难北上,他们行囊中或许有几粒辣椒种子。托克托县,这个黄河上中游分界处的古渡口,曾是“东通幽燕,西接河套、南连晋陕、北系大漠”的水旱码头,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在此交汇。辣椒便是在这样的际遇中,随着移民的脚步落入了这里的黄土。据考证,托克托县辣椒的栽培历史可追溯至19世纪60年代以前,约160载光阴。被称作“灯笼红”的辣椒,形如灯笼,顶端三瓣微张,皮红肉厚,香而不烈,是黄河水土与移民智慧的结晶。

而在千里之外,西辽河畔的开鲁县,红干椒的故事起步稍晚,却有着另一番气象。开鲁县志有载,开鲁种植红干椒已60余年,真正迎来转机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市场经济的大潮涌动,开鲁人敏锐地抓住了机遇,将辣椒从庭院引向了大田,由自给自足的作物变成了商品。短短数十年间,这里已崛起为我国北方最大的红干椒生产基地,数十万亩椒田在秋日里铺展成一片燃烧的海,享有“中国红干椒之都”的美誉。

若将两地的辣椒置于一处细品,便能尝出微妙的不同。托克托县的“灯笼红”“香而不辣”,那香气醇厚绵长,如同黄河的流水,滋养了那道名扬四方的“托县炖鱼”——用本地胡麻油炆出辣椒的红艳,再与黄河鲤鱼同炖,汤色鲜红,鱼鲜与椒香交融。这道菜既是非遗美食,也被视作各民族饮食文化互鉴的味觉符号。开鲁县的红干椒则是“香辣型”,皮红肉厚,维生素和辣椒素含量颇高,是“老干妈”“康师傅”等品牌钟爱的原料。

它们都是历史结出的果实。托克托县辣椒的香,沉淀着走西口移民与当地牧民生活智慧的交融,从码头灶台飘向节庆餐桌,成为“中华民族一家亲”最生动的味觉注脚。开鲁县辣椒的辣,则涌动着一股敢为人先的劲头——从庭院到大田,从传统经验到标准化生产,再到建成全国首个出口辣椒“大基地”,远销日韩与东南亚。最动人的风景,莫过于秋收时节。托克托县的农家院落里,一串串“灯笼红”辣椒被高高挂起,如红帘垂落,映红了屋檐,也映红了农人的笑脸。而在开鲁县广袤的田野上,采摘、分拣、装车,一片繁忙,辣椒经纪人穿梭其间,将火红的果实送往天南海北。

从黄河“几”字弯到科尔沁腹地,岁月赋予辣椒不同的禀赋,却共同指向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寻。